



弱者 如萍

我真沒想到，小花居然熬到作母親了！

這隻可愛又復可憐的弱小的母雞，牠辛苦了廿幾天，終於達到了牠作母親的目的——孩子們一個個的都安然降世了。這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中，有黃的、有白的、有黑的、有花的、鮮艷無比，活潑可愛；一個個小絨球似的，在走廊上滾來滾去，真是喜人極了。

小花自從正式作母親之後，顯得格外的慈和溫柔，對於孩子們的愛護，更是無微不至。一粒米、一片菜葉，牠都毫不吝嗇地送給孩子們去享受，自己從不會獨吞；在孩子們受到外物的威脅或欺侮時，牠更不惜犧牲一切，甚至生命，去為孩子們謀安全。也許因為牠自己是經過苦難洗禮的憂患餘生，懂的爱知道同情，體味過歧視迫害種種痛苦的關係，所以牠要以牠的無盡的慈母之愛，去灌溉幼小的下一代。

現在，我對小花不止是憐憫與同情，更深深的覺得牠非常的偉大可愛！

在這以前，我的鄰居以及幾位時相過從的好友，都很討厭小花，因為牠的「色相」既不美麗，又懶

於生蛋，簡直可以說是「一無可取」，所以他們都一致勸我賣掉牠，或轉送給別人，要我就養一隻像樣的漂亮的；但是，我始終不忍這樣做。因為這裡邊有許多複雜原因；第一、牠懦弱無能，變換了環境無法生存；第二、也許是日久情生，總覺得難割難捨；第三、牠是我向隔壁張先生討來養的，又怎好中途變卦！所以，我寧愿拒絕朋友們的忠實建議，也不愿使這個無辜的生命負屈。

說良心話，我收養牠的初衷，原是什麼目的，完全是出於「民胞物與」「濟弱扶傾」的同情心驅使——因為牠也是一條小小的生命。

小花的第一任「主人」——隔壁張先生，當時養了很多的鷄鴨鵝兔等小動物，到處跑得都是。那時，一方面是病中無聊，另一方面也是我衷心喜歡這些小動物，所以就時常幫着他替小動物們服務，感到非常有趣。

小花的同母兄弟很多，不過，以牠為最瘦小的一個，也許是牠與我有緣的關係，我反而覺得牠小巧玲瓏得倍加可愛，可是時間不久，牠由於先天不足，再加上後天失調，便落伍了，後來漸漸的兄弟母子

之間也就生疏了。

這種情形在起初我們都沒大注意到，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我把牠們放開餵食的時候才發現。那時別的小雞都偎在老母雞的身旁，邊吃邊叫着，顯得無比的快樂，惟有小花，牠却獨自一個躲在椅子底下，只是偷偷的看，不敢上前。我發現了這種情形，感到非常奇怪，於是便善意的把牠硬拉出來，送到小雞群裡去趁熱鬧；想不到我剛一轉身，小花連一粒米沒吃到，牠那凶狠的母親便毫不顧母子之情地對牠大發雌威，那群「狗仗人勢」的小兄弟們也都一擁向前，牠——可憐的小花，便沒命地向我身邊鑽。唉！人類趨炎附勢，想不到無知的畜生也竟然會如此勢利！弱者真是無法生存！……

小花本來就很瘦小，在這雷聲萬鈞的威武下，更顯得萬分可憐了！小身體標標顫抖，黯淡的雙眼發着乞憐的微光……我深深地被感動了，因為我也是個失去母愛的孩子！

老鷄吃飽了，便歡歡樂樂的帶着一群小雞走出大門去，可憐的小花這時才敢從黑暗的角落裡爬出來，默默地，形單影隻地，拾點剩餘的殘食來充饑！那種淒涼落寞的情景，真使人不忍卒睹，我不禁替牠洒了一把同情熱淚！

為了挽救小花的厄運和當前的痛苦，我便把牠的不幸遭遇，對張先生詳細報告了一遍，請他設法，他竟不置可否的一笑了之，最後並加了一句：「總歸值不了幾個錢，就隨牠去吧」。天！他原來他是完全以金錢來衡量生命的價值的！

「不，張先生，我的意思並不是從錢上着眼，而是覺得牠太可憐了！所以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如果有這份憫憫之心的話，就請你收養牠吧，我可沒有這麼多的工夫來搞這些！」

我雖明知這句話很富諷刺意味，但是為了小花，我只好忍氣對他說聲「謝謝」。就這樣，我便義不容辭地做了小花的保護者；小花也就正式成爲我的了。

小花在我盡心愛撫下，一天天的長大了，後來並成了我的良伴；陪着我渡過無聊的歲月，也驅走了我不多的病中寂寞。我喜歡牠善體人意，從不會惹人生氣，我出門的時候，牠總是隨後相送，直到我轉頭對牠笑笑，牠才止步；我回來了，牠便十分親密地圍着我咯咯的叫，表示歡迎；我靜坐讀書，牠不是跳在窗格上與我默相對，便蹲在我的腳上打瞌睡。我更欣賞牠的溫文爾雅，走起路來永遠是一搖一擺地邁着四方步，也從不跟其他的同類追逐鬪毆；尤其是吃東西，更顯得落落大方，除了指明給牠吃的東西外，絕不會擅自動口。



摩詰先
生病在
床上，

他想他病了這些時，所有廣岩城中認識他的人，上自達官鉅紳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來問候過他的病，釋迦牟尼佛這樣大慈大悲的，爲甚麼不叫人來看呢？

當維摩詰在動這個念頭的時候，世尊已經知道他的意思，於是便叫他這些徒弟們，代表他去問候維摩詰的病，首先從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叫起，舍利弗便推辭不肯去，以次五百弟子及各位菩薩，每個都將他不去的緣因說出來，都是口才和智慧不及維摩詰，說不過維摩詰，最後輪到文殊師利菩薩去。

文殊師利菩薩，率領八千菩薩、五百羅漢、百千天人和佛的各大弟子，進入廣岩城中，到維摩詰住的房屋裡去問候，在維摩詰的家中，不但容納了這許多人衆，而且展開一場空前的弘法道場。

正在說法得熱鬧精采的時候，室中忽然出現了一位年青美貌的天女，我們可以想像到她的身相是如何莊嚴美好，若以世間言語文字，實在無法形容描寫她好處百萬分之一，當年阿難尊者未出家以前，他的夫人是印度著名的美人，但是等到他看見天宮裡的天女時，他便覺

天女散華

·何博元試譯·

得他夫人不及天女百萬分之一了。

這位天女，手裡拿着許多鮮花，那些鮮花又香又艷，不但凡夫見聞心迷，即如佛弟子們也會覺得可愛，她的這些鮮花，紛紛向衆天人菩薩身上洒去，就像現在結婚時將彩色紙屑洒向新娘新郎一樣，洒遍室中各天人菩薩。

這些又香又艷的鮮花，真也奇怪，由天女洒到身上時，有的沾得滿身，有的沾得半身，有的只有少許幾片，有的一片也不沾身。

舍利弗身上也有很多，當然阿難迦葉他們都有，而彌勒、文殊師利這些菩薩身上，一點也沒有，舍利弗用手和手巾去拂花，但這些花，就像在衣服上生了根一樣，任他怎樣拂都拂不掉。

「舍利弗，這花不好嗎？你爲甚麼要弄掉它？」天女看是舍利弗在拂花，便問這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。

「我們出家人是不應該有香花，在身上的，有這花在身上便不如法，所以我要把它拂掉，」舍利弗說。

「不要說這花不如法，」天女說：「這花只是花，根本無所謂如法或是不如法，這是你自己所生的分別，若是以爲要出了家才有煩惱可斷，才有菩提可得，便是不如法。」

「你看諸位大菩薩身上沒有花，因爲他們的心，沒有一切分別，譬如心虛膽怯的人，偏偏會遇到強人；如果心正胆壯，強人便不敢加害了。所以如法不如法，是在心不在花。習氣未盡，所以花拈在身上；習氣斷盡的人，花便不拈了。」

「你到這裡多久了？」舍利弗轉過話鋒問天女。

「我在這裡的時候，相當於你老人家得到解脫的時間，」天女回答他。

「只有這麼久嗎？」舍利弗被她說得有點迷惑。

「你說你解脫了多久吧？」天女問。

舍利弗沒有回答。

「你說呀，爲甚麼像你這樣年高德邵又聰慧的人，還不說話呢！」天女看見舍利弗默不說話時，便釘着他問。

「解脫本來是不可以時間計算的，也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，所以我不知怎樣說才好。」舍利弗被迫得沒辦法，只好這麼說。

從來不敢出遠門，有時在附近草地上玩玩，遇到青蜓或小鳥一飛，牠就會沒命地向屋裡跑，如果有調皮孩子對牠大叫一聲，牠會嚇得打顫。也許是小時受的委屈折磨太多了，不但影響了牠的發育，也影響了外表的觀瞻。我叫牠「小花」的意思，並不是牠真花，而是因牠的毛色雜亂不齊，故以相反的名詞稱之。

說真的，若以「審美」「謀利」的觀點來衡量，小花早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；但是，我的目的並不在此，因爲牠是個可憐的弱小者，必需依靠其他的同情與憐憫才能生活，我有力維護牠，我就要盡這份力；因爲我自己也不是頂天立地唯我獨尊的強者，有時也需要外力的同情與幫助。

現在，雖然我盡到我的力量把牠的生命挽回了，已經是於心無愧，然而，面對着這群牠所產生的弱小生命，我又感到一陣哀思，誰又能意料到牠們一個個的將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？想至此，我又不禁悵然了！

煮雲 法師 講演集

預約截止：十一月底

精裝	港幣 十五元
平裝	港幣 十元

預約處：臺中瑞成書局
地址：臺中市成功路三七號
劃撥：五二一五七號